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九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易經蒙引卷九下

明　蔡清　撰

繫辭上傳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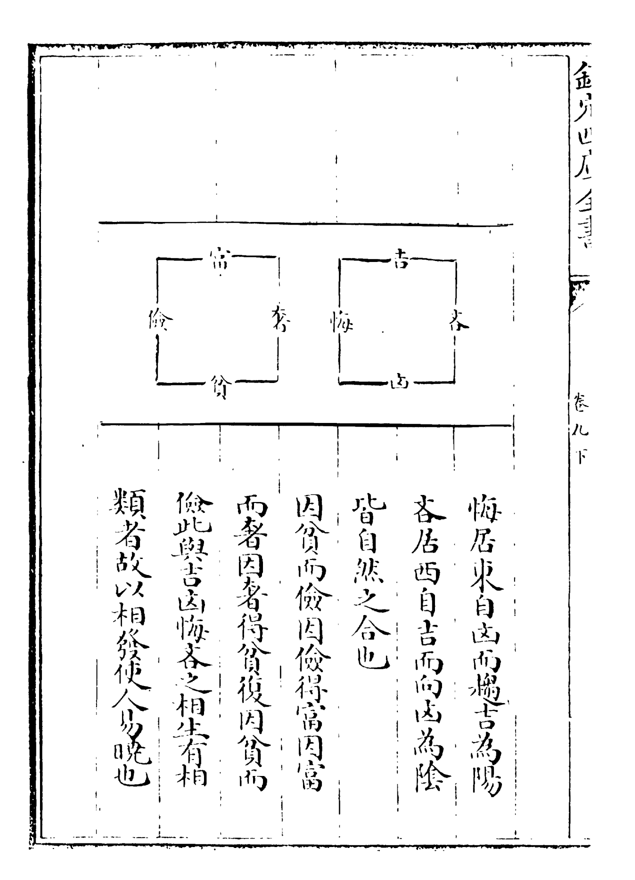
本義不曰象全體也而曰指全體而言不曰變一節也而曰指一節而言可見不可以全體當象字一節

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亦有一爻之象獨於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體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於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聖人觀象而繫辭則彖所以言乎象也爻亦然

吉凶者言乎其得失者也

其字指卦爻言也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悔吝俱屬小疵者蓋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也吝未至於凶已有小疵也故皆謂之小疵

憂虞之不可分者亦以此○悔者我之自尤也吝者人之我尤也故均之為小疵但未至於凶之甚也吝甚於悔亦殊途○據卦爻固有言悔而不及吝者亦有言吝而不兼悔者然要之二者實有相因之理葢既有悔則亦可吝矣既可吝亦當自悔矣故上章於悔吝皆以為憂虞之象而此章一則曰悔吝言乎其小疵也二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皆合為一類而不析為二如得則吉失則凶之類豈亦以其勢之相因而不甚相遠耳



悔居東自凶而趨吉為陽
吝居西自吉而向凶為陰
皆自然之合也
因貧而儉因儉得富因富
而奢因奢得貧復因貧而
儉此與吉凶悔吝之相生有相
類者故以相發使人易曉也

右憂悔吝者存乎介圖意葢上為吉下為凶左為悔右為吝中間十字心者其介所在乎於介而憂之則直上向乎吉而不左向於悔右向於吝矣既不至於悔吝又何有於凶○善補過善字只當能字看不用乎其者省文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即是一節底變即是全體底○此位字只以上下

爻位言非指九六也○又卦與彖位與變亦當有辨○齊小大小謂卦之以隂爲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爲主者如復臨泰之類○齊猶定也猶類也蓋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齊矣○列分布也○辭之所以辨吉凶者聖人欲人知所趨避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二句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憂悔吝者是易憂之也震无咎者亦是易震之也此與上條列貴賤者存乎位一例而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者本義雖從人事説然要看得活爲本義者亦難矣不如此解不得憂震二字明既如此解後人又偏認憂震二字做人説憂震二字既屬之人介悔二字亦屬之人乎介悔二字茍或屬之人悔吝无咎又將屬之人乎故曰本義要看得活大意與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一條本義相類讀者其細心求之不可輕易指認只要註開註開不得大意窒矣若能細心求之方見本義善宛轉解經處○易能開物成務獨不能憂人之悔吝震人之无咎乎卦爻辭有悔吝者其中都藏一個介凡有无咎者其中都藏一個悔且其本義亦都有說在或本文自有但无咎生悔之意稍隱然既是補過便是悔中來矣此義亦不為隱○如屯六三陷入於林中便是吝其所謂即鹿无虞者妄

行也惟其妄行故吝使其能不妄行則不吝矣其妄與不妄之間方動未行之際便是個介處又介妄多有解在本義者○無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亦不得謂之介矣此便是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省察論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本義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動以幾言形以迹言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者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補過即改過也然改過無不自悔中來故朱子解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云能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不知悔則何以能改○憂悔吝震无咎本是人事而今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箇道理耳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若據易連悔吝无咎亦無了又安得有憂悔吝震无咎又安得使人憂悔吝震无咎故易只是影出

這道理在上○悔吝者易之辭也而必有所以悔吝者存乎其間則所謂介也无咎亦易辭也然无咎實生於悔無一處不然但有无咎處都有悔在○介謂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者在所當充滿一念之惡者在所當遏絶而不至於悔吝矣○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所謂悔者自凶而趨吉也與上文豈有相悖之義哉

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辭之險者知剥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其亡之類是也辭之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約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屯九五非小也而屯其膏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局定看書也須寛大着胸襟此等處若是漢唐諸儒決不如此說若是他解經遇若此等解不去處他定要討個道理抝抑說將去宋儒如此者亦多然

在初學者則不患其不能寛惟患其不能細但亦須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耳○辭之所以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了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卦有小大且如屯蒙需訟等卦為大乎為小乎皆大也何以言之屯之初九為成卦之主蒙之九二為治蒙之主

需則以乾遇坎訟則內坎外乾皆陽入如師之下坎上坤則坎貞而坤悔貞為主也亦大卦比雖貞坤悔坎然九五為比之主卦之羣陰皆來比五亦大卦也其餘可以類推但不必大卦辭皆易小卦辭皆險耳或曰爻亦有大小卦字或兼爻在○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此章釋字非訓釋之釋乃明釋之釋○此所謂釋卦爻辭之通例與章內同總是說卦爻辭之通例

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何以見其能彌綸天地之道耶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陽之變也而易書卦爻亦一陰陽之變也易書只一陰陽之變凡幽明死生鬼神智仁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無遺矣○本義具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也本文故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不然何其能彌綸

乎天地之道哉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會其意而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特覆解之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綸天地之道也○本義與天地準内發出具有天地之道亦猶智崇禮卑一節發出智崇如天而德崇禮卑如地而業廣一般其實具有天地之道德崇業廣即是下面彌綸天地之道成性存存而道義出之理皆上面順勢發下故下句下條俱不重解其意

只訓字義而已○問天地間物有萬類事有萬殊時有萬變易卦只有六十四爻只有三百八十四而已豈能盡彌綸之耶○曰子以為乾一卦只當得一件物初九潛龍一爻只當得一件事而已耶如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之類而猶有未盡也猶止為三畫之卦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在士夫得之則未可仕也在學者得之則正當藏修之時也在商賈則當深

藏待價也在女子則寧歸妹愆期也作事者則未可行也有言者則當慎默也雖得位之聖人得之一日萬幾亦有當止而不行者如此推之庶幾易道之無窮而所謂神無方易無體者正以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也況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其所以顯道神德行者亦云備矣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又如咸之一字孔子既解其名義與卦辭矣而猶有未盡之蘊也乃於其末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若可足矣而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如此看易又何道理不在其所彌綸耶○或曰彌綸天地之道還就有易以後說謂天地間物混雜籠統聖易之作其中卦文陰陽井井有條却能綸之更不紊總而言之則為彌矣曰非也天地生物何嘗亂雜籠統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何待易作而後不紊耶易曰彌綸只是能象之而已準之

而已如此先儒所謂神無方易無體故能同乎天地萬物之有體者亦繆也天地生生之化何嘗有方體耶張子曰一神兩化神化都是說天地之道若有方體不謂之神化矣化即易也易能變化豈有定體○莫大乎天地而易書與天地同其大焉何也如所謂死生鬼神知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於是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鬼神之類無一不包括於其中有以彌之而無遺焉自其內

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智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仰以觀於天文

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聖人仰則以易而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則以易而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所以明者陰變為陽也

夜也下也北也深也所以幽者陽變為陰也是知幽明之故也原夫人物之始而即以反其終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凝而陰變為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而陽變為陰也是知生死之說矣陰精與陽氣聚而成物魂遊而魄降散而為變於是知精氣之聚者陰變為陽也此神之伸也游魂之散者陽變為陰也此鬼之歸也則知鬼神之情狀矣夫於幽明而知其故於生死而知其說於鬼神而知其情狀則

理無不窮矣而其所以窮之也非聖人用易以窮理而何○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夜自晝夜上下自上下上下謂日月星辰之升降也晝夜以景言○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南北高深何以見其變曰無平不陂地未有一於高者行行必有低處亦未有一於低者行行又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地理發其處從其處而來至其處而止又其星峯轉換其星峯分明有變之理也南北亦然一里之内

凡有數箇南北所謂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亦分明有變在面前就地理說陰陽之變若拘要與天文之晝夜上下者同亦不足與語易矣○今以方丈之地為密室埋十二律管以候氣則隨月分而應可見地理南北之有變化　或以滄海變桑田者為髙深之變也若必如此拘則南北亦將能如此例推乎故曰論地理之變與天文之變一例○陰陽之變在天文易言在地理難言以地理言之南者陽之分界這便

是陰之變也北者陰之分界這便是陽之變也高者
陽之所在亦陰變陽也深者陰之所在亦陽變陰也
或曰然則是南變為北北變為南高變為深深變為
高乎曰非也只南與北高與深便是變蓋形如是則
氣亦如此先儒獨不以上下四方為對待之易乎對
待之易便是陰陽之變矣此當從活看不可一例拘
○晝夜上下南北高深此只是幽明之迹非幽明之
故也故其所以然之理也○正蒙第一篇曰氣聚則

離明得施而有形云云有以知明之故朱子觧之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其所謂離明者一說指日光一說指目看來只自氣聚則目得而見所謂離爲目也愚謂此正所謂隂陽之變所謂易也○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死生人物之死生也鬼神是人物之所以死生者○終者始之歸宿也故原始即以反終○始終死生以循環言精氣魂魄以聚散言

精氣為物游䰟為變

所受以生者本謂之精氣就既成物言則謂之䰟魄矣○要兼動植説或曰據草木之類何處為精魄何處為䰟氣曰此説人未能便信但實有此理且草木俱有香臭光彩此便是䰟也即其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箇漿液津潤處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是雖不得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死生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死生者也安得為不兼動植言

耶○清初為此說數年朋友間多不能深信近得理學類編鬼神一門所載朱子一說都頗符合今特抄出相示或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烟便是魂燒出漿汁來便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

人陰神此說好○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精氣非物之精氣也是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者也○游魂者游是漸漸散去無所不之也魂既游則魄亦降矣

鬼神之情狀

情狀二字頗難看或者認狀字太泥而以虛實分情狀愚意情狀二字一類猶所謂形迹氣象云耳如孟子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註云形狀也言其

模樣意思耳其實何嘗有實形耶○鬼神之情狀總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鬼神二字分屬上二句不交合説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又是一義此言聚為陽散為陰初間未有是物陰也今精氣為物則陰變為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有是物陽也及其游魂為變則陽變為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聚而成物聚字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

之反之也為物為變亦以易而推之如此也爲上巳
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耳亦如善補過一句不
用言其乎之類○愚謂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
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
理之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無
一之不窮矣蓋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若
大學之格物窮理則衆人可能者○問幽者變明明
者變幽鬼變而神神變而鬼固矣然則生變死死亦

可變為生乎死生之變似與幽明鬼神之變不可一例看也曰此更有說若子之言則於幽明鬼神之變亦有未盡察者何也今之幽者非向之幽者復來也今之死者亦非可為後來之生也氣化生息無有窮盡如人之鼻息嘘吸不資所嘘之氣以為後來之吸亦不資所吸之氣以為後來之嘘也幽明死生鬼神之變其實一理也不可不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云云

天下故不過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如何說是以易而盡性蓋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智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亦為用易也○又曰以其智且仁故謂之盡性不可謂是盡智仁之性也蓋仁義禮智之仁智性之名也此所謂智仁盡性之目也分明不同○自智周乎萬物以下如何說是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處蓋天之高明智也地之博厚仁也聖人之仁智如此則與天地合其德矣非與天地

相似而不違乎○或曰相似就是不違大抵故字須要還他明白如這句書他如此說我却也如此說與他相似方是不違了他若他如此說我却不如此說便是相違了故字庶幾見明白○知周乎萬物道濟則改言天下可見萬物說得廣如上文死生鬼神都是物理所在也道濟天下則只謂天下之仁也道亦仁也但就行上說○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味此二句可得看書之法矣然則所謂得則

吉失則凶及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之類皆可以意會○連上文都是聖人之智仁與天地相似本義乃獨於此貼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旁行而不流

上一段智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

正之仁也如告而後娶理之常也舜不告而娶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以臣事君理之常也湯武放伐其君則不由常理而行權矣然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所憂在於無後湯武之放伐其君無非順天應人則固理之所在而未甞有不正也此守正只是行權中之守正若正經説守正則是告而後娶以臣事君也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亦甚有理宜深味之蓋聖人之行權者假權以濟經也經權之説畧如兵法有正有

奇意思○蓋事有不可以常理行者則委曲遷就而權以行之否則膠於一定而事終不可行矣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則究轉從宜而權以處之否則泥於故常而時終不可處矣愚故曰聖人之行權所以假權以濟經也○學者必至可與權處道理方盡

樂天知命故不憂

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

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夫何憂知有天命

則惟脩身以俟之又何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無所町畦而濟人利物之心蓋無時而不在矣安土即敦乎仁也但土與仁自有內外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此意也○仁在內愛其發用也故曰相為表裏一表一裏便是相為表裏非謂愛亦可為裏仁亦可為表也○其曰智益深仁益篤者蓋此一段子又是聖人仁智中之極致者言也

大抵聖人之仁智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在而言便見得一節難於一節一節深於一節耳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此聖人至命之事蓋天地之化滔滔不窮或不能無過也聖人則範圍乎天地之化而天地之化一一皆在其裁成之內無或過焉萬物之生總總不齊或不能以自成也聖人則曲成乎萬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或遺焉幽明死生鬼神相為循環之理一晝夜之道也

聖人則兼乎晝夜之道而知而與黙契無間焉夫天地有是化聖人則裁成是化天地生萬物聖人則曲成萬物天地不獨有晝而又有夜聖人則能知晝而又知夜知夜而又知晝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了此之謂至命至到也如孟子序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如此看方真切聖人之至命如此如何是以易而至命蓋天地之化隂陽之氣也萬物之生隂陽之形也晝夜之道隂陽之運也而易書隂陽之變也則

此許多道理皆在了故於此有得則所以至命者亦此也○夫聖人之用易至與天命為一如此此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何也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此聖人之用易無方無體也然非神易之無方無體何以能周聖人之用一至於此哉故本義曰此可見云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其一二端來説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邈經

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為九州及凡封彊之界皆是也
又如寒則教人應時而衣裘暑則教人應時而服葛
此皆裁成處又如正經界治溝塍使恒雨而潦則水
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
旱則管隨他旱水只管隨他水其不過乎時乎暑而
不為之葛便為暑所烝時乎寒而不為之裘便為寒
所窘其不過乎九州及封彊之界不辦則四海之內
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為何州孰知其為何國如

是則過矣四時及二十四氣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是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為春夏何時為秋冬何時為春分秋分何時為夏至冬至如是則過矣又如天地生人不有以裁之則欲動情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強凌弱衆暴寡矣能無過乎天地生物不有以裁之則禽獸逼人鳥喙或不知而食之以致死矣能不過乎推此類而求之不能一一書也○此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泰卦語

録所以謂裁成即所以輔相者盖亦有見於此而偶誤耳蓋彼是一過一不及相對故裁成自裁成輔相自輔相而天地之道天地之宜中自有萬物在此則是以天地萬物相對說故範圍内就該了輔相而天地萬物又要說得子細使不相混雜

曲成萬物而不遺

於凡天下之物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使父知慈而子知孝兄知友而弟知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爨

衣飽食各樂其樂賢者知者使無太過愚不肖者使無不及於動植之類則別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穿牛鼻絡馬首不違農時而穀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舉天地間無一物而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也亦不能枚舉而悉數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句道理最難看須要看孔子當時下字不曰天地

之道亦不曰陰陽之道而必曰晝夜之道者蓋晝夜循環者也其他道理固亦循環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也且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晝為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也夜為陰而陰實根乎陽聖人之道動靜無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莫不有以灼其循環之妙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

自鬼而神者莫不有以達其迭運之機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不止是聞見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於天地之化安能範圍之而不過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正以其兼得乎晝夜之道耳究竟亦只是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已非有窈冥玄遠之事也○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道則晝夜之道也其曰即幽明死生鬼神之

謂者亦舉此以例其餘耳如上節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隂陽之變天地之道也亦只就此一節言耳其實首節彌綸天地之道不但該幽明死生鬼神至連知仁及天地之化萬物晝夜之屬俱在其中故讀書者貴乎以意逆志舉一反三如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豈真謂天之知周萬物地之道濟天下耶亦言其理之一耳○範圍曲成與智字是一類不過不遺通字是一類或以不過是天地之不過不

遺爲萬物不遺者非也本義解不過字始得如此讀者要子細看

神無方易無體

一神兩化何謂也非一不能神非兩不能化何謂非兩不能化蓋獨陽不成獨陰不生有箇晝又有箇夜有箇寒又有箇暑二者只管行方能化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以至於百千萬變之不同皆兩用也何謂非一不能神蓋陰必變陽非與陽界然爲二也

陽必變陰非與陰界然為二也一物兩體互為其根其實一也以其妙也故謂之神必一乃神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静極通神其身雖不離深山之中而程子之動息懸隔於數十百里之外彼却能不占而知之非由其有得於神之一何以能通靈於數十百里之外耶不但此耳以吾衆人驗之吾身居北都一念及泉南則神便至於泉南凡吾家鄉之景色一一皆如在吾目中矣吾身居泉南一念及北都則神便至於

北都凡京師之景象又一一皆如在吾目中矣此無

他神本一也故張子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真是有此理入但牿於

形體而不能相通耳○能北而又能南可見一之能

乎兩而兩之貫於一也無方無體只是言其變也上

文所謂易與天地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即取其

變耳自兩化而言謂之易神即一神也一物兩體也

左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即陰陽不測之謂神也

分陰分陽而陰陽又互為其根此正易之妙愚所謂神無方易無體者盡在此矣○神無方易無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過不遺及通字重見得神無方易無體處正在此上○當初聖人是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及易無體在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命要之聖人之

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於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猶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云云倚於陰陽

也下文節節都有箇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都有箇陰陽不測之神總註所以然即指道不是道之所以然道便是陰陽之所以然此外更何物為道之所以然乎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字便兼有動靜含陰陽則道無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底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為道而失其所謂

形而上者之意故别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離合看者也○此一句只當云夫所謂道者非他也即其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道也蓋道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陳北溪字義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

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隂陽為道指氣為理○何不曰隂陽之謂道而曰一陽一隂之謂道且中庸首章性道教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至於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云云和其後章又曰自誠明謂云云之教此章下文曰仁者見之云云知至韓子原道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或之謂或謂之一字之

闔不容易位也皆有義存讀者宜思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該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智及成象效法都取大頭腦來說未暇細及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如乾坤之各有四徳是也近而一日之内也有箇陰陽之運一息之微也有箇陰陽之運○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合天地萬物之理謂之太極此太極二字之本指也若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則指散殊

者之全體而言天地間無他物只是道而已道無他只是一陰一陽而已是陰陽也在天者此也在地者此也在人者此也在物者此也在此一物有是陰陽在彼一物亦有是陰陽皆道之所在也而實有定在所謂無在無不在也故此章夫子備言之然其實尚不止於下數條所云下數條只是舉其大端言之○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此

便可見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待外求矣○太極無不在且如一年春夏發生之候為陽秋冬收藏之候為陰是一年之内有箇太極也然只春夏發生之候亦自有箇陰陽之分春為陽之陽夏為陽之陰亦一動靜之理也是即陽而道亦在陽矣只秋冬收藏之候亦自有箇陰陽之分秋為陰之陰冬為陰之陽又一動靜之理也是即陰而道亦在陰矣是即所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乎不在者也自此推

而上之是氣機也運轉不停不但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不但明年如此後年又如此積而至於十年而一周紀三十年而為一世十二世而為一運三十運而為一會十二會而為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猶未已也可謂其大無外矣此不謂之太極乎此不謂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乎又自四時推而下之一時有三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一時有八刻一刻有百三十五息一息有一噓一吸然物類不同噓吸亦有長

者亦有短者其微至於蚍蜉蟻嘘吸之氣必亢短數而其一嘘一吸均一造化動靜之機也可謂其小無内矣斯又不謂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乎非太極之理乎自一呼一吸之微積而至於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久只是此一氣之動靜也此一理之統貫也又自一元而二元三元以至於十元百元之無窮獨非此一氣之動靜獨非此一理之統貫乎信乎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矣聖人以其

無窮無盡而無以名狀之故强而加之以太極之名蓋太極只是此理之尊號而已〇地理發微剛柔篇註曰動則太極開闔而散於動靜則太極混合而歸於一故曰混兮闢兮其無窮兮〇語道體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語道之妙則謂之神〇兩在故不測朱子太極圖解曰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太極無不在焉此之謂兩在兩在則爲不測矣此如所謂顯微無間〇又曰自

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此如所謂體用一原○道惟不倚於陰陽故能隨所在而無不該在繼善成性亦有此道在仁智之禀亦有此道在顯仁藏用成象效法亦有此道在知來通變亦有此道也如此看較活○朱子曰太極渾淪未判而其理已具之稱謂舉太極而言而二氣五行萬物諸形器之屬即在其中見太極非有離乎形器也又曰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謂自

二氣五行萬物而言而太極亦即在其中亦見太極非有離乎形器也但亦不雜乎形器耳○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五行之行也各一其性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且如一光也有在冠蓋上的也有在墨上的其光則一也○又曰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太極耳又曰謂太極涵動靜以本體而言

愚謂此謂渾淪未判而其理已具之稱者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言愚謂此是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者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問陰陽便是太極否曰某解圖云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句當子細看今於某解説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問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否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

理便是太極○又曰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徳又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判時屬陽以後屬陰似亦窺其意（）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然不是動而後有陽静而後有陰截然爲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静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静方

其静時則不見動○又曰隂本無始但以其陽動隂
静相對言則陽為始隂為終猶一歳以正月為更端
其首姑始於此耳○又曰一動一静以時言分隂分
陽以位言○又曰程子所謂無截然兩箇隂陽之理
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
分即周子所謂分隂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
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
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説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别為

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問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朱子曰機是關捩子踏着動的機便挑撥得那靜的踏着靜的機便挑撥得那動底○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朱子曰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

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即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沖漠無朕愚按書云朕目童子也蓋謂沖漠之際茫無可見如所謂無聲無臭視不見聽不聞者也○又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

又曰仁為四徳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仁智交際之間乃乾坤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者也○勉齋黄氏曰太極動静而生陰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静的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栢塞即無些子空缺處人愚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㮀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襲人譬當寓一間屋

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掣動這是氣從出橫渠云知太虛即氣則無不是如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如此○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又曰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

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徵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折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却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又曰一必有兩體必有用動必有靜動靜迭與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丿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

○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貫徹始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蘂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而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

又曰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一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又曰道

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非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的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又曰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為二物矣

○節齋蔡氏曰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

沖漠無朕而動静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為始不合道器則恐人蹈老氏精粗之謬故須着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茍惟以為太極只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復耶

○又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内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

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别有太極常為陰陽之主者固為蹈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則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

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相待之體一定而不

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讀易論陰陽處先要認箇流行與對待如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對待的也如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成象謂之乾效法謂之坤則又是流行的對待則所謂交易也流行則所謂變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通以

流行者言也如仁陽知陰若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是君子之道得太極之全也亦流行者也○天地以生物為心其秋冬之肅殺正是生物之憩歇處其實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是生生之道也故陽常兼陰而於復即見天地之心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道具於陰又在行乎陽之前蓋此句是起那繼字繼者静之終動之始也行

乎陽之陽繼那具乎陰之陰此具字與下文言其具之具又不同○本義繼言其發也如何以繼為發蓋對前面陰則為繼對後面陰則為發其實一也語錄所謂靜之終動之始解得最明白蓋靜之前又有動動之前又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無端也○本義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又曰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兩其字皆指道覩本義上文曰道行

乎陽則其發者非道之發而何下文曰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則所謂其具者又非道之所具而何蓋道雖兼陰陽然即陰而道亦在於陰即陽而道亦在於陽所以謂之兩在而張子亦曰一故神也○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無些毫渣滓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蓋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繼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成之者性也○本文兩箇之字虛下文善即是其所繼者性便是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一陰一陽之所在此道之見於天命之流行賦與者然也○朱子曰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

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則各具此理而爲性也○陳北溪字義畧曰繼善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成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的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静而陰時○又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天地生物之心無有不善故曰天地之性也對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物便是氣質性則物所有

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故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繼之者本文言繼之成之本義則言其發其具本文之之本義之其要皆指道也然尚虛說)通書解註曰以繼之成之為氣善也性也為理何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歸諸氣二而一者也善謂化育之功化育之功所以目之曰善者以其能生物故也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安得不謂之善○善謂化育之功仁為造化之功同乎

具乎曰化育者自其流行之際言對所具而云也故中庸曰化育流行造化者對機緘而言天地生物之心皆發於此矣故舉其著者而言曰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繼之者時純是乾道變化不着形跡故謂之善○繼善成性先儒以為孟子性善之論所由出然按大傳此言終是兼氣質終是兼髙下善惡故下文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囿於氣質而不能純乎善者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中

又安得無惡者耶此所謂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乃知孟子論性不論氣果是不備也○人性之有惡者亦在善中之惡故孟子以為人性皆善亦是也先儒以為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是也然雖至惡之人見其所仇家之孺子將入井之時初間亦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焉豈不見得人性之善但少間瞬息則別心生矣况其人素惡終不可化而善玆又豈非善中之惡乎大抵以人性而視禽獸則為善惟所禀有不同則

又有善中之惡且如文學之選雖百箇進士亦有學問不足者雖聚百箇狀元而較之其中又有不足者故惟純粹者最難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智者拘於所禀而各認作一偏去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葢既謂之成性則此道

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仁者偏於陽也知者偏於陰也陰靜而陽動也若道之全體則兼乎動靜也○謂之仁謂之智亦最要子細看不是仁者名此道為仁智者名此道為智蓋仁者是箇流動發越要行便行要做便做底人所謂動也此自是他偏處他却不自知而以為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不足以為道也更有一邊在智者是箇恬靜默察行不遽行做不遽做底人所謂靜也他這也只是一邊他却不自知而

以為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亦不足以盡道也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若説仁者真實名此道為仁則已自知其偏於仁矣知者真實名此道為知則已自知其偏於知矣故謂之二字要解得有分曉〇當仁而仁當知而知仁智不偏則道之全體矣〇此條口説當云夫性出於天命之善固無所偏然性寓於氣質之中則有所偏故偏於陽之動者仁者也偏於陰之靜者智者也仁者惟其偏於動也則只見其

動而不見其靜遂謂道止於仁耳而不知仁之外有智焉智者惟其偏於靜也則只見其靜而不見其動遂謂道止於智耳而不知智之外有仁焉至若蚩蚩蠢蠢者百姓也未嘗不囿於是道之中然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智焉夫仁智者雖有所見而各有所偏若百姓則又一無所見此君子體用全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夫仁之動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又皆陰陽所在也而道

亦不外是矣此道之見於人稟者然也此節貼一陰一陽之道當兼仁者智者與百姓而言葢仁智者雖見得偏道則不偏也百姓雖全然不知有道道則不以百姓而無也○君子之道陰陽合德之道也皆兼動靜體用○仁者所稟偏於陽非全是陽而無陰也陽偏多耳智亦然百姓日用不知以所稟之限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為此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條口講當云夫道顯之於仁藏之於用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而一出於無心非若聖人之有心而憂也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用而不憂則大業之至矣蓋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茍非德盛於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乎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藏用非業也業之本也蓋既藏諸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故就謂之大業顯仁之德即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業即後

來之顯仁者○故本義一則曰自内而外二則曰自外而内一則曰德之發也二則曰業之本也是正所以關出相為表裏處意思而益以見夫一陰一陽之迭運而無端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豈不信哉○至矣哉只是申賛盛德大業之詞不必分如何為盛為大又如何為盛大之至○鼓萬物而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憂蓋德之盛業之大者宜莫聖人若也然聖人猶有心思在而其盛德大業猶未至也若天地之

顯仁藏用一出於無心而成化此其所以為盛德大業之至也是蓋舉聖人之至以顯天地之尤至如中庸舉三者之難以明中庸之尤難意思非直故是要抑聖人以為未至也姑得抑聖人以揚天地耳○盛德大業至矣哉不必盛德大業之外別取一箇至也只是申贊之詞如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下文應之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是上文所說是至神下文所說只是神而未至者也○仁謂

造化之功以發出者言也用是妙用之用故謂機緘之妙也機緘者未發之意機是弩之機緘是絲之總結處機一發緘一啓則業之所在也可見德在仁之內業在用之外德在仁之前業在用之後然必於顯仁言德於藏用言業者以其相為表裏也○藏用為業之本宜曰藏諸體而曰藏諸用者何歟曰以其為有用之體用即妙於體之中也故曰藏諸用本義曰用為機緘之妙非正以用為機緘也以其機緘之妙

處為用之所在也○緼諸用用者其妙也程子釋成變化而行鬼神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謂機緘之妙按理學類編論天地之形體篇第八章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愚謂此用字說得的蓋指天之性情言也緼諸用之用即其性情所在能生生者也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豈非藏用之謂哉○繼之者正其生生之機不已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此節是就天地之流行賦予

上言陰陽也當分造化與人物界限至於顯仁藏用則純以造化之氣機出入言爲此義於上文未顯如繼善成性則是就天地萬物之一付一受而言豈足以該此義故不可無顯仁藏用一條議論也顯仁藏用一條最說得造化之妙蓋所謂天之道一陰一陽盡之矣無復餘蘊矣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陰陽也繼善成性以一付一受分陰陽顯仁藏用乃以一噓一吸分陰陽○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或問用當

即是業如何以為業之本曰此所謂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脱落可復種而生者非業之本而何葢用前之外為仁用後之外亦為仁也仁後之内為用仁前之内亦為用也二者互相表裏互相先後但仁自其方發者言業自其已成者言用自其方歛於内者言德自其素具於内者言言其循環自無窮也用之後為德則方其藏用之時只可謂業之大而非用即德也仁之前為業則方其顯仁之際正可謂德之盛而非

仁即業也如此說業亦不害其為外用亦不害其為內德亦不害其為內仁亦不害其為外此說似穏仁者未成之業也用者方斂之德也○宜曰藏諸體而乃曰藏諸用者蓋其所藏乃有用物事也故以目之文言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此等言意○雖已言繼善成性但於誠通誠復之機循環無端之妙有未及發揮明盡者故繼以顯仁藏用之說其實顯仁藏用只是繼之一字內未發之意○愚意仁陽智

陰俱是就成性裏分陰陽顯仁藏用俱是就繼善裏
分陰陽而未敢決恐人說繼善中無藏用蓋化育之
功實出於藏用故曰繼言其發也又曰靜之終動之
始也陰陽之在實體者只有此兩項而已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藏用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無乎不
有百穀草木洪纖高下一一歸根復命而各韜其生
生化化之機於無聲無臭之中是雖未發於外而為

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則其大無外矣故謂之大業○顯仁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如一草也由莁而葉由葉而華而實如一木也由萌蘖而拱把而合抱生意流行續續無閒此乃發於外者然非德盛於内則何自而有此日新即是故謂之盛德者猶中庸所謂久則徵徵則悠遠者也○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是則

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之出入者然也與繼善成性分天與人物界限者不同○本義云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久大二字是從可久則賢人之徳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來二句所以明其盛徳大業者也

生生之謂易

大凡天地人物一陰一陽都是此句最說得廣不只謂顯仁藏用也然是以理言不兼書言也本義曰理

與書皆然者乃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亦見得其理之同故云如易有太極一節本文只是説畫卦而本義則曰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無思無為一條本文只是説蓍卦而本義則曰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皆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耳讀者要以意逆志○生生之謂易在造化亦有然者在萬物亦有然者○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悴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都盡該得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乾坤就物說象輕清而虛法重濁而實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是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故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對形而言則象猶未形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此造化亦就物言言各有箇造化也蓋法與象亦都就物言○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自坤元資生之後皆效法之坤也○成象之乾則

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隂之静也由象而形陽矣而隂此又道之見於生物者然也○按下見象形罷則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罷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微著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是也○如乾坤二字既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其以乾坤為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耳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又有君子之元

亨利貞焉自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焉則

易之與天地準也亦可見○夫乾其靜也專之乾坤

以對待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戶之乾坤以流行

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此乾坤與資始之乾

資生之坤大不同依上例富有即大業也日新即盛

德也生生即易也成象即乾也效法即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造化者此也在人

事亦此也自人事言之筮者以蓍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而知方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謂之占及夫以占之所決者而見之於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事之變以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占則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則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是皆一氣機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此道之見於占事者然也○占是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是事業之事非有事之

事也○未系以此條者所謂因造化以及易也或以爲說人事者緣張忠獻公之言而云其實却是粘易言不是就人事言也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耶○無一事不有陰陽則一陰一陽之道無所不有可知此聖人立言之意乎○極數知來之謂占都却在陰陽迭運者氣也之內蓋極數通變是皆以氣用事也張子曰夫氣坱然太虛云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則占事之爲一陰一陽之道又何疑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者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只管迭運而道無不在焉凡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進一退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其莫測如此此其所以謂之神也故曰神無方神即道也○兩在故不測言忽然為陰又忽然為陽也忽然為陰則道在陰矣忽然為陽則道又在陽矣是謂無在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故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舉其大忽然為晝又忽然為夜忽然為暑又忽然為寒皆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何所往所謂不測也○愚謂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盖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朱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云云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此章言道之體用體用者一動一静合體與用然後為道之全體惟其兼乎陰陽故不倚於陰陽也○此章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摸寫此理也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易經蒙引卷九下